

2026年元旦档,南粤喜获票房创作双丰收: 破亿省份唯有广东 《匿杀》领跑国产电影



《匿杀》海报

2026年新年伊始,中国电影市场交出开局成绩单,广东表现尤其亮眼。据统计,1月1日至3日元旦档期间,全国电影票房累计达7.39亿元,观影人次超1850万,放映场次突破140万场,平均票价稳定在39.6元的合理区间,为新的一年电影市场复苏注入强劲动力。其中,广东省以1.16亿元的票房成绩脱颖而出,成为全国范围内唯一票房突破亿元的省份,彰显了“中国第一票仓”的强劲实力,而广东出品的悬疑故事片《匿杀》则以1.26亿元的档期票房登顶国产影片榜首,成为档期内最大惊喜。

广东成唯一破亿省份,“第一票仓”优势凸显

地域票房分布中,广东的领跑优势

尤为显著。数据显示,广东元旦档票房占全国总票房的15.64%,远超其他省份。江苏省票房为6759万元,占比9.1%;浙江、北京、上海等传统票仓省份紧随其后,均未突破亿元大关。值得关注的是,广东不仅总票房领跑,观影人次与放映场次也位居全国前列。据猫眼专业版数据,广东元旦档观影人次达286.1万,放映场次超15.8万场,其中广州市票房便达3059.27万元。这种强劲表现得益于广东完善的影院基础设施、多元的观影群体以及精准的排片策略,配合各渠道优惠票价,有效激发了基层观影需求。

在影片竞争格局中,广东出品的本土影片《匿杀》成为最大亮点之一。这部由广州猫眼影业有限公司作为第一出品方的悬疑故事片,在元旦档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斩获1.26亿元档期票房,成功登顶国产影片票房榜。截至元旦档结束,2025年12月31日上映的《匿杀》累计票房已突破2.03亿元。

作为导演柯汶利“杀”系列的延续之作,《匿杀》延续了层层反转的叙事风格与深刻的现实关怀,将悬疑类型叙事做到极致,其中片尾“MVP结算”复仇名场面更是成为全网热议焦点,相关话题24小时内阅读量破3亿,抖音单条相关片段点赞超12万,二创内容单日新增5000余条,形成现象级传播效应。

“爽点+深度”精准破局,优质创作成关键

《匿杀》的成功并非偶然,其“爽点+深度”的内容创作思路精准契合了当下

观众的观影需求。影片不仅以强冲突的情节、刺激的视听效果带来酣畅淋漓的解压体验,更通过剧情内核传递社会关怀,点出了“善恶之间人人皆可成为守护者”的深层主题,让作品跳出传统悬疑片框架,收获普通观众与专业影评人的双重认可。

此外,影片演员阵容的突破性表演也成为吸睛亮点,黄晓明颠覆以往正面形象饰演阴冷反派,徐娇摆脱童星标签展现角色的脆弱与倔强两面,张钧甯的打戏也被誉为“在一招一式中藏着最深的女性力量”,这些优质创作元素共同促成了影片的市场成功。

政策产业双驱动,广东电影强省建设显成效

广东电影市场的亮眼表现与本土影片的强势突围,离不开广东省电影产业的持续深耕与政策扶持。近年来,广东不断完善电影产业生态,鼓励本土创作力量成长,推动影院建设向基层延伸,形成了良性发展的产业格局。

此次元旦档,广东不仅在票房贡献上领跑全国,更在本土影片创作上实现突破,彰显了“电影强省”建设的显著成效。就在去年5月,《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与《关于推动广东动漫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两大政策包重磅落地,为广东影视产业注入了“政策燃料”,其效应迅速传导至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在今年元旦档呈现令人瞩目的《匿杀》也是受益者之一。而该档期广东在全国一骑绝尘的票房表现也是政策包落实的坚实成果。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大学生电影周优秀影评



《雪豹》海报

万玛才旦的遗作《雪豹》以一只雪豹闯入牧民羊圈的事件为引,在藏地高原的时空背景下,构建了一则超越简单环保叙事的生态寓言。影片通过颠覆性的“凝视”结构与深刻的主体倒置,在藏传佛教的“众生平等”观念与现代生态哲学的对话中,探寻一种后人类时代的伦理可能。本文以“主体倒置”为切入点,探讨《雪豹》如何借由影像语言与叙事策略,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在冲突与和解中指向一种共生的智慧。

主体之思:从“被凝视”到“互为主体”

传统叙事常将动物置于“被凝视”的客体位置,成为人类情感与价值观的投射物。《雪豹》则通过大胆的视角转换,颠覆了这一人类中心主义的凝视结构。雪豹不仅是事件的触发者,更是具有内在能动性 with 神秘性的伦理主体。影片以黑白梦境与彩色现实的交织,将雪豹的感知世界视觉化。在充满灵韵的黑白影像中,雪豹的“凝视”成为一种超越性的审视,既观测牧民的生存,亦反观现代文明的逻辑。当雪豹被吊起时,镜头以罕见的平视

《雪豹》:谁在凝视谁?

角度聚焦其双眼,这一“倒置拍摄”不仅赋予其视觉上的主体地位,更使其超越“受害动物”的符号,成为高原生态内在价值的化身。

影片还通过“客位”与“主位”视角的冲突,深化这一倒置的张力。电视台记者与外来摄影师代表着工具化、奇观化的外部凝视,试图将事件简化为可消费的新闻素材。牧民家庭则秉持着基于地方性生态知识和藏传佛教众生平等信仰的内部视角,寻求与雪豹的理解与共存。两种视角的尖锐对立,不仅揭示了文化间的误读,更揭示了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将自然工具化和景观化的倾向。

伦理困境:规则、信仰与生存的碰撞

影片的核心冲突表面是“人兽矛盾”,实质是规则(法律/政策)、信仰(宗教/文化)与生存(经济/生计)三重结构张力的激烈碰撞。大儿子金巴因损失九只羊而要求赔偿或处决雪豹,体现了生存逻辑对抽象保护规则的直接挑战;父亲坚持放生,根植于藏传佛教“众生平等”的教义与对非人类生命的尊重;小儿子“雪豹喇嘛”则试图在信仰框架内化解危机。

困境的复杂性在于,它并非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政府机构的介入、媒体的喧嚣、基层权力的博弈,使得这一冲突更加难以调和。金巴被警察压制时的狂骂,记者对事件的片面报道以及电视台对“雪豹舐犊情深”片段的猎奇化处理,都暴露了现代社会对自然与人的异化。这种异化不仅剥夺了雪豹的主体性,也将牧民的生存困境简化为“环保”的注脚。

和解之道:众生伦理的影像建构

影片结尾,雪豹被释放,带着小豹

融入苍茫雪原,这一结局并非简单妥协,而是万玛才旦以精湛的影像诗学对“众生伦理”进行建构。他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将现实与超现实无缝衔接,让雪豹的野性与神性并存且相互映照。这一影像策略,既是对藏地文化中“万物有灵”信仰的礼赞,也是对现代性二元对立困境的美学超越。

和解的核心在于“慈悲”对“规则”的超越。父亲的放生行为,超越经济计算与法律条文,成为对雪豹生命根本性的承认,这不仅救赎了雪豹,也修复了家庭内部的伦理裂痕。金巴怒火的平息,暗示生存逻辑在更高维度下转化的可能。雪豹喇嘛的梦境救赎,则通过超现实叙事揭示了一条可能的共生路径。

结语

在电影中,万玛才旦首次大规模运用CG技术,这并非追求奇观,而是为了塑造一只“既真实又神秘”的雪豹,唤起观众对自然固有的崇高与灵性的敬畏。雪豹最终消失在苍茫中的镜头,寓意着自然与人类关系的开放性,冲突与对话、规则与慈悲将持久辩证共存。

在万玛才旦的镜头下,雪豹的凝视成为一种伦理启示:唯有以平等之姿面对自然,在规则与慈悲间寻得平衡,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共生。谁在凝视谁?答案或许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在凝视之外,找到与万物在敞开的共同体中共存的智慧。

(邱青青 东北师范大学学生)

投稿邮箱:

xindazhongyingping@163.com



扫码获取
《新大众影评》
更多内容

大学文苑

功利之外,皆是馈赠

□赵淑勤 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本科

当春日的阳光漫进窗棂时,我正捧着一本散文集细细品读,书页间还夹着去年深秋的银杏叶。指尖划过书页而泛起的油墨香气,让我忽然想起十多年前那个在新华书店缠着妈妈买书的小女孩——正踮脚去够书架上的童话故事。细细回想自己看书的心路历程,似乎每个阶段都想要从中“获利”。

小学时的阅读是纯粹的消遣,在手机和电视都没普及的年代,拼音读物成了我最好的玩伴。丰富多彩的故事在课本之外为我织就了另一片星空。当我懵懵懂懂地看到《小王子》里的狐狸说“驯养就是建立羁绊”时,我在本子上画满一只只歪歪扭扭的小狐狸;在看到《爱丽丝梦游仙境》时,我会幻想着自己也能掉进“兔子洞”,开启一段奇妙的冒险之旅……故事书总能照亮我一个又一个冗长的午后,在我内心深处悄悄地种下爱与勇敢。那时读书,只图一个“有趣”,像在糖果罐里随意挑选最喜欢的味道。

真正意识到“功利”二字,是从中学开始的。面临着升学考试的硬性要求,尤其是高中三年,把功利心推向了顶峰。课桌抽屉里装着一本又一本美文杂志、作文素材,看到好词佳句就赶紧抄在笔记本上,连读小说都要分析人物形象是否适合写进作文。那时的每一次阅读,都像带着滤网去淘金,眼里紧盯着重能成为作文加分项的“写作素材”。也会在某个晚自习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时,突然被那句“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热烈朝晖之时”的描述给击中——原来那些被标记的“金句”背后,藏着比分数更辽阔的人间悲喜。那一刻,功利的心墙裂开一道缝隙,透进了不一样的光。

大学时功利心换了模样。为了提升表达能力,我打开了《演讲与口才》;

为了理解专业课,我硬着头皮读晦涩的理论著作。偶尔也会在图书馆角落邂逅不一样的感悟:读《傲慢与偏见》时,发现人性的复杂远非公式能概括;读汪曾祺写《端午的鸭蛋》的散文,懂得了生活的诗意也许就藏在一茶一饭的氤氲香气里……这时渐渐明白,功利心是梯子,却不是唯一的路,顺着梯子往上爬时,也要记得停下脚步,闻闻路边野花的芬芳,感受拂过面颊的微风。

随着一次又一次捧起书本,我终于学会与功利心握手言和。读诗歌可以是为了陶冶情操;读散文可以是为了提升写作能力;读小说可以是为了感受不同的人生……有人说读书该纯粹,有人说读书要实用。其实何必泾渭分明?小时候可以为消遣而读,少年时可以为任务而读,成年后可以为成长而读,每个阶段的“功利”都是自然的渴望。就像春天播种时不必纠结是为了赏花还是收果,种子埋进土里,雨露阳光自会让它生长,时间自会告诉我们答案。我只知道在读《撒哈拉的故事》时,既能学到生动的叙事技巧,也能跟着三毛在沙漠里感受自由的风;读《茶馆》时,既记住了老舍的语言艺术,也看见旧时代小人物的悲欢——功利心是起点,而书中的世界永远比起点更辽阔,更深邃。

此刻合上书,窗外树枝上的几只鸟雀正叫得热闹,似乎在提醒我多年前前写在笔记本上的一段话:“书中有千万个我,当一个我如饥似渴地吞咽下一串又一串文字时,一颗又一颗的星星正在被我点亮,群星闪耀之时,照见了不一样的我,也照亮了我生命中无数的时刻。”那个为消遣而读书的我,为分数而读书的我,其实都是同一个在文字里寻找星光的人。功利心是舟,载着我们驶向书的海洋,而当我们真正投身其中,会发现海水的温度、海底的星光、海面的壮阔,远比我们出发

时的那个“目的地”,更加动人。

所以,何必纠结读书时该不该带有功利心呢?当指尖划过书页的那一刻,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我们都已置身于千万个世界。那些读过的文字会在时



归期

图/新华社

征稿

“花地·校园”版面向广大学生征稿。

稿件要求作者为在校学生,内容、体裁不限,每篇不超过3000字。

来稿请投邮箱:hdjs@ycwb.com。

邮件请注明“花地·校园”字样,内文中务必留下作者所在院校、班级等详细信息。